

情系大理

综

合

卷

白族

Qingji Dai

历代

白族作家丛书

Lidai Baizu Zuojia Congshu

赵寅松 主编

周锦国 张建雄 选注

这是诞生在亚洲文化十字路口一群学人心血凝成的华章。
这是一轴使大理“文献名邦”与中原文化共荣的历史画卷。
透过这些诗文，我们看到了古人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和广阔胸襟。
正是这套丛书，让尘封的辉煌鲜活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新华书店
民族出版社

Qingji Dai

历代

白族作家丛书

白族

Lidai Baizu Zuojiia Congshu

情系大理



民

族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斯陆益 马 非

装帧设计:程舟行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历代白族作家丛书·综合卷/周锦国,张建雄选注.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4

(情系大理/赵寅松主编)

ISBN 7-105-07614-3

I. 历... II. ①周...②张... III. ①诗歌—作品
集—中国②散文—作品集—中国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918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云南电子计算中心科技彩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2 字数:330 千字

印数:0001-1200 册 总定价:60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二编室电话:010-64228001;发行部电话:64211734)

综合卷

张建雄

赵寅松
周锦国

主编
选注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编

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

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顾伯平 赵立雄

顾 问：赵济舟 黄永华 杨宴君

名誉主编：杨 明

主 编：赵寅松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达 刘 丽 余嘉华 芮增瑞 李 公 李建国

李革生 罗江文 张文渤 张明曾 张建雄 周锦国

杨云飞 杨锐明 赵定甲 赵建军 段炳昌 段甲成

施立卓 高万鑫 盛代昌

序

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书记 顾伯平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 长 赵立雄

民族文化因承前启后而能源远流长，民族精神因世代相传得以发扬光大，这是亘古不移的真理。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作为生活在云南这块诞生了早期人类的古老土地上的世居民族之一，白族在饱吸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并不断补充、吸收各个时代之中的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向世人奉献出了流光溢彩、记录了本民族精神生活和心灵历程的宏篇巨著。继《情系大理·当代白族作家丛书》出版之后，《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作为历代白族作家心血和成果的第一次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发掘与整理，由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组织完成编纂并相继出版，这是“民族文化大州”建设所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的出版，对于抢救和保护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持、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设自治州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谨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苍洱之境，人杰地灵；纵古贯今，英才辈出。剑川海门口出

土的青铜器开启云南文明之先河；祥云大波那罕见铜棺的发现，说明大理地区文化积淀之深厚；而汉代牂榆人张叔、盛览不远千里负笈求学于汉代文学大家司马相如之举，则使人看到了一种虚心学习先进文化的可贵精神。唐代南诏与唐朝之间密切的交往和联系，使得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得益彰。彪炳史册的辉煌巨著《全唐诗》也有南诏君臣的诗作。而耸立苍洱之间一千余年的巍巍三塔，更说明了南诏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继后，由杰出的白族政治家段思平所创立的大理国，与宋朝相始终，并在客观上形成了宋朝的南方屏障。加之频繁的经贸交流，对于祖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虽然明初洪武平滇的战火，造成了大理国文献典籍毁于一旦，诸多宝贵的史料记载多付阙如。但从现存史料中仍旧不难看出，大理国时期，社会稳定，民族和谐，白族文化按照自身的发展轨迹继续向前。元代忽必烈征服大理国，在云南设立统一的政区，大理段氏总管仍能在云南政治生活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说明白族文化根基之深厚及其在古代云南影响之深远。

明代以后，白族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许多汉文化修养深厚、富于思想见地、在自己的时代之中有所作为的优秀人才。收入本“丛书”中的众多作家，皆可谓大理文化史上所出现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文采风范，值得后人学习。如明代李元阳在江苏做官，外抗倭寇，内抚黎民，他离任时，当地人民“流涕遮道者百余里”，并为之建生祠、勒碑“述善政百余事”。著有《说纬》一书的王崧被称为清代云南经学巨擘，连同时代的经学大家阮元都称道他：“精思卓识，博通万卷，不困于浅，不蔽于俗，是能读九经疏义，识史家体制者矣。”著名白族学者赵藩不仅为官清廉、政风卓著，他题于成都武侯祠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的名联，更是以其独到的历史眼光和深刻内涵而传诵古今。

《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是历代白族作家心血和成果的第一次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展示，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自古以来苍山洱海的灵山秀水、南诏大理的古老文化如何激发了一代代白族知识分子的创作灵感，成就他们的宏篇巨著；而他们的如花妙笔，又为苍洱大地和白族文化增光添彩，丰富了白族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深刻内涵，成为白族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丛书收入的这些历代白族作家的作品，或从省、州图书馆浩繁的史志资料和发黄的卷宗中发掘出来，或从作者散居全国各地的后人手中征集选编，为了完成丛书的编写工作，编注者们筚路蓝缕、广泛查阅资料、多方求教或相互印证，终于使这套丛书得以问世。对所有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作出贡献的人们，我们代表中共大理州委、大理州人民政府和全州各族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选出版《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它的出版，充分体现了中共大理州委、大理州人民政府对民族文化遗产积极发掘、抢救、保护的态度。因为只有以全部的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为根基，充分吸收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因素，才能使白族文化枝繁叶茂、有着充足的发展后劲；同时，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不断推陈出新，民族文化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白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的民族。我们相信，在继承前人优秀遗产的基础上，白族人民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崭新的民族文化，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书成之际，特此为序。

前 言

当你翻开这本历代白族诗人、作家的诗文选集的时候，可能很多诗人的名字你不曾听说过；可是，当你一首首、一篇篇往下浏览，你会惊奇地发现，无形之中，你已经开启了一扇与古代白族文化对话的大门。

《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综合卷》的编选，是一项内容庞大的工作。首先，必须确定合适的选择标准和范围。为了与本丛书的其他选集不发生矛盾，我们确定入选的范围是，只选录不能独立成卷的白族作家的作品。因此，诸如明代著名作家杨士云、李元阳，清代著名作家师范、王崧、李于阳、赵辉璧、杨绍霆、赵藩、赵式铭等的诗歌散文作品均未选入。选入此书的诗歌散文在年代上起于南诏（唐代）时期，止于清朝末年，所选作品体裁主要为诗词、散文和辞赋。

其次，在编选时我们力求选录的作品能较为完整、充分地体现出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入选作品既代表了作家本人的主要艺术特点，也使后人在阅读时能对古代白族人民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知晓那个时代人们所关注的东西、思考的问题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况。同时，我们在选取时尽量使作品题材、风格多样化，而不只是反映某种狭窄的生活和情境，不仅仅

局限于大理地区的生活。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由于与汉文化接触较早，很多白族知识分子都能用汉语进行写作，我们所选的作品都是他们用汉语所写的作品。杨黻的诗歌《山花碑》虽然用白文所写，我们还是依照惯例将其翻译成了汉文。我们在编选时，以白族作家写大理生活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将白族作家们在中原各地做官、赴京考试所看到的非本地题材的作品一并收入，让后人知道白族作家们怎样用白族人的眼光来看待当时那个变化着的世界，同时也可从中看出白族知识分子的追求和情怀，看到白族作家们宽广的胸襟。

二

本书共收录了八十七位白族诗人的四百六十七首诗词和大理历史上最早的一首民歌——汉代的《行人歌》，时间从汉武帝开边到清朝末年，跨度近两千年。由于历史的原因，南诏大理国时期、元朝时期的诗词流传甚少，只选录了十六首；其余诗篇均为明朝和清朝时期的作品。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诗人们经历过不同的历史年代，见证过爱情、战争、饥荒，也曾到中原各地游历，赴京城赶考，成为官员；或到各地经商，看到不同的风物和景致。总之，大理地区的白族诗人们，他们的生活范围并不局限于大理地区，他们有广阔的行动，开阔的视野，大量吸收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化，对大理地区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些，都在诗人们诗篇中得到了体现。

本书所选的第一首诗歌《行人歌》“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表现了民间诗人们对博南古道艰辛旅途的记述和描摹，体现出了一种历史的痕迹。诗歌虽为短小简单的三言体，但从中透露出的是对生活的关注。它开创了白族诗歌的一个优良传统——关注家乡、关注生活、关注时代，这

正是白族作家优秀品质和宽广人文情怀的体现。

诗人们是爱家乡的，这种爱集中体现在对白族人民日常生活的细致描绘中。这种生活有欢乐、也有悲伤；有村居的闲适，也有饥荒和战争到来时的颠沛流离和悲苦苍凉；有爱情的喜悦、坚贞，也有爱情的痛苦和无奈。如：清代诗人赵廷玉的《苍洱竹枝词》（五首），用“竹枝词”的形式表现了十九世纪初期大理地区的景物和社会风貌：五月的天气、男子外出经商的经历、万花溪中青年男女的情趣、三月街时的热闹场面和火把节时春心萌动的女孩心态，生动、通俗而又不失精巧。郭复璈的《春日郊游》：“呼朋携竹叶，扶杖入桃花。水浅鸥争浴，风轻柳自斜。山村香境界，野老醉生涯。二麦今年好，邻翁莫怨嗟。”写出了乡村生活的美好，这种美好是由于风调雨顺收成好而带来的，也是每位诗人所向往的。但生活中并不总能天遂人愿，因此诗人们的诗作中更多描写的是灾害、战争带来的痛苦、不幸和灾难。明代诗人杨南金的《土著变》，写出了本地人的变化情况：世代农耕的百姓由于经商和从军，在生活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讲究吃穿，不讲节约，最后成为流民，引起骚乱。从中可以看出社会风俗的变化和演进。明代诗人何邦渐的《鬻儿行》、何思明的《湖中闵劳》、高桂枝的《雨后闻防河》，清代诗人李倬云的《稗子行》《农夫叹》、李崇阶的《忧旱》、黄河治的《流离叹》《避地叹》《兵夫行》、杨履宽的《大仓铺妇》等等，都有同样的特点。特别是师道南的《鼠死行》一诗，对清代嘉庆庚申（1800年）冬在鹤庆、宾川、赵州（今凤仪）、弥渡等县鼠疫流行的情景，作了惨烈而真实的描写，诗人在写完这首诗后也因染上鼠疫而离开了人世。这首诗既是文学作品，又是当时鼠疫流行的生动史料。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虽然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爱情表达方式可能是不尽相同的，但人们对爱情的追求却是亘古不变的。所选录的不少作品，均能让人看出白族人民对爱情的执著追

求。这其中有青年男女两情相悦时的快乐，也有因各种外在因素而使爱情在现实中消失但内心始终葆有的对坚贞爱情的追求和讴歌。如：元末明初阿盖公主的《金指环歌》，大胆地表露了阿盖对段功的一往情深；当段功被梁王谋害后，她又写下了《挽段功诗》，表达对段功坚贞的爱情，最后不食而死。清代杨履宽《星回节再吊邓賸夫人慈善》（二首）咏叹南诏时期火烧松明楼的史实，赞扬邓賸诏夫人慈善对爱情的执著与坚贞，同样感人至深。

作为知识分子，白族作家们即有读书生活的乐趣和情怀，也有情怀被阻时的百般无奈。刘文炳的《有以李杜集易粟不得者赋以志慨》，表现在万般无奈的生活窘境中，不得不用李白、杜甫的诗集去换取一点点活命的米黍，充满了酸辛和慨叹。赵廷玉的夫人周馥所写《紫笈夫子就馆中甸话别》，描写夫君远行到中甸当私塾先生教孩子读书，自己要在家中操持家务，家中却又是那么的清贫，但她并未因此而退缩，而是充满刚强之气，这其中有关辛，但更有一种女性少有的豪放。赵廷玉的儿子杨载彤的《大理赴乡试竹枝词》共十二首，写古代学子们赴考、考试、考后的经历，生动而风趣。第一至第六首写的是赶考前在家的准备和路上行程的生活经历；第七至第十二首写考试时的情景、考试后、放榜前、放榜后的心态，写出了古代年轻举子们考试的非同寻常的经历，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可谓是一幅古代白族举子赶考的风俗画。

白族作家们也用大量的篇幅描写家乡美好的山水和风物。一山一水、一事一物都是诗人们描写的对象，都有他们美好情怀的寄托。如：南诏时期杨奇鲲的《岩嵌绿玉》：“天孙昔谪下天绿，雾鬓风鬟依草木。一朝骑凤上丹霄，翠翘花钿留空谷。”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首咏叹大理石的诗篇，记载关于大理石来历的古老传说：织女谪居苍山，后来骑凤飞升时，鸟形的翠玉（翠翘）、嵌金宝的珠花（花钿）遗留山中，化为瑰丽的大理石了。把织女、

大理石的形象融合为一，既赞美了大理石，也记录了古老的传说，色彩绚丽而美好。明代杨黼用白文写成的《山花碑》共二十首，更是把大理地区的各种风物描摹得淋漓尽致，再现了大理地这美好的民族风情和景物，如第五首：“夏云佞玉局山腰，春柳垂锦江道途，四季色花阿园园，风与阿觸觸。”（译文：夏云绕玉局山腰，春柳垂锦江大道。四季山花满园放，风雨中纷纷逞娇。）生动地写出了苍山云雾缭绕的景致和大理地区四季花香的美景，文采飞扬，纯朴优美而富有气势。杨载彤《大理风》，写“风花雨月”四景中的下关风，生动细致，让人好像听到了风的吼号，看到了风的气势，见到了风的形状，甚至有大风扑面之感。诗中还写到了传说中的望夫云的故事，使诗歌内容丰富多彩，把大理的风写得活灵活现。女诗人苏竹窗（诗人龚锡瑞夫人）的《登楼望白崖定西岭诸山》：“佳气莽无边，横来半壁天。晓昏不一态，今古常苍然。马背千盘路，林梢百道泉。吟窗终日对，襟袖落云烟。”不仅表达了她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与热爱，还将定西岭拔地而起、峰峦矗立、直插云霄的情状生动描绘出来。她的《雪夜》小诗：“夜静窗棂湿有光，开门白雪欲平廊。料应此际离家客，想着梅花小阁香。”写雪夜时“料想离家客”一句，与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有相同之状，但“梅花小阁香”充满了暖意，对比鲜明，自有白族女诗人的特点。何邦渐的《登九气台真武阁》、高桂枝的《春日游大市坪温泉》，写出了洱源地区特有的温泉特色。鹤庆诗人查伟的《西泉》《游龙华山》、吴尧弼的《泛舟西潭》《游龙首庵》等小诗则描绘了明代鹤庆地区的秀丽风光。

当诗人们远离故乡时，不论在何处，故乡大理都是他们怀念的地方，抒发远离家乡的诗人对故乡的思念，这类诗篇数量众多，感人至深。如：南诏时清平官董成的《思乡》：“泸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销银烛，愁多减玉颜。悲心秋夜月，万里照关山。”诗人离乡别井、阔别亲人，

迢迢千里到异乡去，自然要产生思乡之情；“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体验，写来情深意切。明代剑川诗人杨应科的《除夕前三日得家音因忆草堂》中“回首金华山上月，清光应自照茅庐”的诗句，清新自然，把对家乡的思念寄托在金华山上的明月之中。清代诗人谷际岐，在京城虽为翰林，但仍不忘故乡，在其《彩云别墅》中表达的依然是对彩云之南的故乡的一片深情。

对不同地区风情和景物的描写和记叙，是白族诗人们在变化的世界中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他们的足迹并不局限于大理地区，而是走向了外面广大的世界，从中可以看出白族人民素有的开放胸襟和豪迈气概。这些描写和记叙生动而充满风趣，使后人能认识到古代不同地方的风俗变化过程，这是诗人们的一种直觉。陈祚兴的《葛天舞》（并序）是用文献典籍记载的少数民族舞蹈的诗篇，从所写舞蹈的过程来看，当为彝族打歌，描写生动具体，是对那个时代另一少数民族节庆生活的生动写照，可与巍宝山保存之打歌壁画相参证。杨暉的《孟定谣》，写出了古代边地孟定（当时的孟定土司府，在今耿马县孟定镇）瘴气的惨烈，诗情直白，长短错落，写得真切悲惨。龚锡瑞的《广州竹枝词》（五首）根据诗人在广州生活时的所见所闻而写，从诗中可以看出18世纪中叶广州的开放程度，诗句通俗易懂，很符合竹枝词的民歌特色。又如张惠可的《过黄河》《过赵州大石桥》、李根云的《过十八滩》《瑞雪行》《都昌道中观农人获稻》等等，均记载了各地奇异景观和白族诗人们的独特感受。

白族诗人们用诗篇来表达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他们往往在艰难中体现自己的节操，表现自己不移的信念。明代末年的赵炳龙，就是这样一位忧国忧民而又很难实现自己理想的知识分子，他的很多诗歌都反映出这种情怀和感念。如：《惜菊五章责守馆者不闭牧也》，用《楚辞·章句》的形式，借惋惜菊花而表达诗人对某些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现象的讥刺，同时表达自己也同菊花

一样，没有受到当政者的重视，想告老还乡的心情。清代诗人赵廷枢《寄大兄晴虹四十四韵》是诗人的纪游诗，每行诗句都从自己切身的体验中得出，可谓字字血泪。难能可贵的是，诗人虽然政治上遭到不幸，备尝世态炎凉，历尽人间疾苦，但他却依然能苦中作乐，意志不减当年。杨履宽的《毒泉行》则借世间毒泉虽毒，但没有人心毒，批判了现实中那些貌似甘泉而内心险恶之人。

白族诗人的诗篇中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情怀。他们正是在这具体而细微的世界中，通过自己的体悟和感知，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可爱，通过自己的笔，表达出自己的良知和慨叹。有的诗歌则采用了浪漫的手法、夸张的想象来表现诗人们对世界的独特感知和体验，如苏必达的《精卫衔石填海》用的虽然是中原地区远古的神话传说，却对精卫填海作了新的诠释，鲜明地赞颂了弱者的不屈意志。杨履宽的《妇负石歌》则注重对白族地区神话传说的开掘：开篇以古代神话作陪衬，次从汉武开边说到题意，再以大理地区传说作陪，末端议论“此事何须辨伪真，止戈为武民大悦”，点明传说的积极意义。全诗一气呵成，明朗豪放，朗朗可诵。

白族诗人们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均已掌握古体诗、格律诗的技巧，结构自然，讲究对仗，注意到了律诗所应有的美感，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所选的诗篇，诗歌创作的手法圆熟，意象的使用、意境的创设，都自能体现出诗人们的情怀和美好的节操。

三

本选集共收录 32 位作家的散文、词赋 50 篇，它们出自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之手。

本卷所选散文的内容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碑记文、叙记文、奏疏文告类、传记类、序跋类、寓言类等。

碑记文类主要选择了南诏大理时期的《南诏德化碑》等三篇碑记及明清时期其他文人的一些碑记。《南诏德化碑》洋洋数千言，即使放在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中看，也是堪称大手笔的作品，作者具有极高的驾驭史实的能力，文笔流畅，足以代表白族散文的最高成就。明代著名的廉洁官员杨南金的《重修河堤记》一文指出了邓川洮苴河堤防的安危与邓川全境的安危密切相关，点明全州“军民衣食胥此出焉”。作者借此展开议论，揭露了当时官场的腐败。

叙记类的散文内容较多，主要是作家们对生活景况的某一方面的记录。在游记类散文中，明代高崱的《游九顶山记》抓住鸡足山险要逼仄、别有风味的特点，叙写简洁、生动别致。明代何星文的《狮山梅石亭记》，是作者时任武定县令时游狮山时的作品。它抓住了狮山多石少梅的特点，同时将人与山做比拟，突出梅花的与众不同、清新可爱，可谓别有情致。云龙董善庆的《云龙记》，对清代前期的云龙民族聚居情况进行了翔实的介绍，是一篇具有田野调查风格的作品。清代杨丽拙的《公农村记》描述了一个白族式世外桃源平等和谐的自然生活，表达了作者对古代平等自由的农村社会生活的向往。作者也同时写出，汉族百姓为了避免战争，进入到这个世外桃源的境地中，使这里的风俗发生了变化，体现了作者对民族融合关系的一种积极的见解。

收入卷内的一部分考证性散文，则可以看出白族知识分子们对当地生活的关切和注意以及他们的广阔视野。明代何蔚文的《罢谷山记》是一篇考证文章，考证洱源县境内的罢谷山的命名及由来。文中引经据典，考证及结论亦不乏道理，从中可看出作者的博学功底。清代高上桂的《星回节考》则从多个方面来阐述白族“火把节”与古代“星回节”之间的关系，考证了盛行于云南地区的“火把节”（古代为“星回节”）的来历，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实际上是先有节日，而传说中或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又恰

好与节日时间相同，故将传说和历史附会上去，使这个节日增加了一种历史文化含量。作者的这一观点是富有新意的，且更符合这些节日的产生原因，不失为一家之言。

古代的读书人很多都首先是官员，然后才是文人，所以我们在本书中酌情收录了一部分奏疏类散文和文告类散文。这类文体体现了白族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为国为民的情怀和气节，其中最著名的是明朝与杨涟、左光斗齐名的杨栋朝写下的《会劾魏珣疏》。这是明朝天启年间写给皇帝的一篇奏疏，历数了当时掌握大权的宦官阉党魏忠贤的罪状，然后直言进谏：魏忠贤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有了权还会要钱，其最终目的是夺取皇位。并希望皇上“严加堪问”，表明自己的耿耿忠心 and 敢做敢为的决心。杨方盛《拟上朝念山东饥荒发帑金十六万仓米十二万特差御使一名前往赈济务令人人沾被德意廷臣谢表》（节选），提出并阐述了“以人为本”的主张，“惟国以人为本，有人斯能有土，有土斯能有财。”颇有见地。清代谷际岐的《历陈官逼民反情形疏》则明确向皇帝提出了“官逼民反”的现状，认为乾隆末年至嘉庆十年四川、湖北等地发生的白莲教大起义，全是地方官“苛虐逼迫而起”，是官逼民反的结果。矛头直指总督、巡抚等一批封疆大臣，体现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

传记类作品反映的是那一时代人们的生活情状。本书选录了明代李选为明朝著名白族知识分子李元阳写的《侍御中溪李公行状》和明末著名白族爱国者赵炳龙的《何蘧庵先生传》。这两篇传文的传主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侍御中溪李公行状》是记述李元阳生平文字中写得很精练的一篇人物传记，古人评为“详赡中有疏爽之致”。赵炳龙的《何蘧庵先生传》一文，记叙了湖北进士何蘧庵先生晚明和南明时期在云南的经历。读来娓娓动人，富有感染力。

序跋书信类作品更能体现作者的情怀，抒写了他们对文学、